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太子右監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直學士陸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書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
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

學所致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
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
注曰謂說



也鄭玄禮記注曰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

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

者皆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論也

夫神仙雖不自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

之其有必矣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

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至於導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

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不知汗出浹背媿不能對顏師古終朝未餐則鬻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

曾子謂子思曰及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

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醞醴發顏僅乃

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

裂皆髮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

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後枯

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穉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長死而

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溉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六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

肆恣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子餘

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

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

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泥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坊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

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傳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暝不欲覺也合歡

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

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董辛害目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

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純肉損人

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務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蝨山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

抱朴子曰今頭虱者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

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蟻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若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

有遇得乃勝殺取

頸處險而瘦於齒居晉而黃曰險阻

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瘦齒黃未詳

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

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

方言曰延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

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誠知性命

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

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也滋味煎其腑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

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滯南益以待戒令鄭玄曰鬻鬻謂練化之鬻南今之煮字也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思慮銷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夫

以最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最爾小國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以乎其自用其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之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

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難數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天年終道天者是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相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相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相侯不信後病迎扁鵲鵲逃之相侯遂死史記曰扁鵲齊簡子東過齊見相侯東哲曰齊相在簡子前且二百

歲小白後無齊相侯田和子有相公午去簡子首末年二百八年史記自為外錯韋昭曰魏無相侯臣贊曰魏相侯新序曰扁鵲見晉相侯然此相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末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澮外而泄之以尾尚書曰澮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澮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欲坐望顯報者或

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又恐兩

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犬

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性靈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

雅云猶如塵善登木猶獸各聞人聲心戰於內物誘於

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

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淮南子曰豫章之

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頃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

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

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者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

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

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准

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

曰虛其心則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

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
神不虧矣故曰聖人思慮不預謀也
又守之以一養

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
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

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

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

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

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然後蒸以

靈芝潤以醴泉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

絃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
莊子曰天無為以之

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
志歡而後樂足遺

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若此以往怨可與羨門

生而後身存
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

子曰垂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夫形今一精復與天為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聲類曰怨人心度物也

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

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
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

李蕭遠
集林曰李東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

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

尋陽長政有
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
故運之將隆必生
聖明之君
春秋河圖揆命篇曰蒼戲
聖明之君必有忠

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
介而自親介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
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
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
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
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
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云宋均曰里社之君鳥
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
則天辟云矣湯起放桀時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
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
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
卜田史編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
非狼非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
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百里奚在虞而虞
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太商百里奚在虞而虞
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
始乎迆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
乎虞而虞三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
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以
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為它人言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皆不省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

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

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郵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

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

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與春秋感精記

曰西秦東關謀龍衣鄭伯晉我同心避之穀谷反呼老人

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

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

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共王天下之

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

將降時雨山川 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為之出雲也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詩大雅文也 箋云申申伯甫甫侯

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 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

春秋曰田有幽王之惑喪女也 祆始於夏庭 史記曰昔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繇而藏之乃

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聚在夏氏乃積而去之

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

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繫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幽遭之既葬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

棄之宣王之時童謠繫孤箕服寔二周國於是宣王聞

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

宮妾所棄棄人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

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

褒姒幽王遂殺幽王 曹伯陽之獲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

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曰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政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政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
從之乃皆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而見之遂使為豎牛之婦人獻以
雄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牛之婦人獻以
為政田於浦立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賓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
數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曆數謂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
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
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
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
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

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
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

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
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
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
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偽
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
既成故

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
既成故

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
編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
編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

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性多謙退孔子

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過其端論語曰

與上大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

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孟軻孫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

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

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

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晞

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天下卒至于

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孟所不能

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以道

夫以仲

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

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相子受齊女

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

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

丘述三五之法明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

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唯史記曰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相

聘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

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以仲尼之行也而招
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
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夫道足以濟天
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
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齊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
見信於時氏之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道之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
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曰區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
子不對何謂賢也區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
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
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履
於陽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史記曰伯魚生後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躰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躰而微劉熙曰躰
者四支股脚也具躰者皆微者也皆封已養高勢動人
具聖人之躰微小耳躰以喻德也封已養高勢動人
主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
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論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
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
得有非問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
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

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遠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段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

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彼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累音義曰屈原赴相故

曰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矣知命矣
日樂

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

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

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

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

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夏季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

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家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麗

人之惡仁也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

家武甚切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人得道者窮亦

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

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故木秀於林風必

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

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史記曰高君說秦孝公曰夫

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然而志士

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

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

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毅身成名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求成

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彼所以處之蓋有

筭矣蒼頡篇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

死生有命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

而自得不徵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

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豈獨君子恥之

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

條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遂也勢

利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蓬

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以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時者也勢之所集從

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大王居幽伏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其言曰

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

孰親得與二孰病又家語子貢曰與其俱故遂繫其袂

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脉脉然

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脉謂相親貌也郭璞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涓生蜚廉

惡來革去車決日崇侯虎順紂之心欲蓋桓子齊之屬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鏤力於其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

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

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

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馮將師盡滅

其族以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

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

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蓋笑蕭望

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柩

之跋未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

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

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

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

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

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

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

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

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必須富乎則齊景公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又曰類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已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為嘗身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相子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壁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當宛成都市長比皆寒裳而步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左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

言多推直紛而守教更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難結服虔曰難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紛髮後垂也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教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丘也鄭玄曰庚露積穀也夜光璵余璠頌之珍可觀矣爾雅曰報衽曰擲廣雅曰報衽也並初洽淮南子曰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美玉也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矣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膏風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或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利害生其左攻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

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天地親疎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

人曰義周易曰夫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曰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古之仕

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取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

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

所積其福無不及眾邪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

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乃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

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故君子舍彼取此老子曰去彼取此若夫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

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

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以齊

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

致千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

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

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士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谷賓戲曰王塗

政姦臣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谷賓

郭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於是

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

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

車州郡並與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

王無礼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焚

曰雷動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

則夷羿震盪盪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

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按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

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遂掃清宗

枋音補蒸種皇祖毛詩曰祀祭于枋毛萇傳曰枋廟門內

曰精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吳于時雲興之將

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交呼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

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虓虎尚書武王曰雖兵以義合

同盟勳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臺國語曰然皆苟藏

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

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

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
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
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
熱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襄
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
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
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而出也禮記曰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
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
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飭法脩師則威德赫周
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
吳志曰

為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
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
為之傑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三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將北
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曾裔也今而始大
感孫紘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
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
為夷庚滅榮緒晉書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
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開紫闥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

番上疏曰群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

帝以奇蹤襲於逸軌觀心因於今圖從政咨於故實播

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曾侯賦事行刑必

脩政法文武成康遺也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義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東帛旅於丘

園旌命交於途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蒹葭孟子曰

曰鄧道不應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稽翼

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於是張昭為師傳吳志曰王

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

師傳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吳

之禮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

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剋剋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

汝子翼作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服肱心膂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

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

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斬春太守又曰朱桓字

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

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

以為嗣為左大將軍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

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

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

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

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將軍尚書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為

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

濡頌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

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育

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

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

稱草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

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

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淮南子注曰幹彊也

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

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

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

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

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

奉使則趙咨

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

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

南越於楚羽檝萬計龍躍順流羽檝言疾也羽獵曰杖

過漢陰易曰見龍在淵銚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謬

田或躍在淵銚騎千旅虎步原隰首軀且當猛虎步謨

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

-5 220 35 895" data-label="Text">

吞江澣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

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

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

關羽取荊州先主

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
奔船還魚復改野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
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圍之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摧以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
楚辭曰登蓬籠而下隕兮王逸曰蓬籠山名由是二邦
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匹馬隻輪無反者
之將喪氣挫鋒勢劔財匱而吳莞然坐秉其弊論謂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
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登也漢書
勃又曰鄭伯乞盟請服
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浹王逸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沈珩衡以敏達延譽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
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
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
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
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
俞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補封永安鄉侯官
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章
老延君譽于四方
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
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
公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
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
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
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
比也晉灼曰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元世會稽人也

為備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住
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
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
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
子列廬江人也累有功效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駱統劉
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
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久不待旦又
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
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謀無遺諍舉不
云衣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失策

廣雅曰謂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
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
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

西與天子爭衡鄭玄
周禮主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漢書晁錯曰戰勝
民氣百倍

浮鄧塞去

去**之舟下漢陰之眾**孔安國
尚書傳

表

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

王之樂

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
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

帝拱揖群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
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

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于群后典引曰欽
若上下恭揖群后

長棘勁鍛望颺而奮

毛詩曰進厥虎
臣左氏傳君子

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
書伍彼曰疆弩臨江而守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
人工商各守其

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左氏傳曰天子之
圻方千里圻界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也言風教及遠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季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左氏傳曰晉
人使子負對

也言風教及遠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左氏傳曰晉
人使子負對

也言風教及遠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左氏傳曰晉
人使子負對

也言風教及遠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王

府掌王之珍金玉玩好玫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昂赴漢書息夫躬曰拜敬重積

而狎輜由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

至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朝閉閑齊民免干字略作輜樓也音義曰輜兵車名也薄萌切

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大皇既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殺幼主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茲回肆尊號

虐景皇筆興尚書曰崇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繼

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諡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降及歸命之

初吳志曰孫皓降晉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尚有

召彼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蹇諤盡

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

聞周舍之諤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

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

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

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解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

皓以為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周禮

漢書

揚雄

齊民

大皇

孫亮

孫繼

孫楷

公羊

尚書

孫休

陸抗

陸凱

陸績

陸慎

陸凱

陸績

陸慎

陸凱

陸績

陸慎

陸凱

陸績

陸慎

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樓玄

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賀劭之屬臺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

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元首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

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

有危解之志皇家有去朋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

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

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

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

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濟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

帥巴蜀之卒淨江而下

離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

二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

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

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君子曰

言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

日也浹祖牒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

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

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

樓玄

孫皓

侯主殿中事

元首

黔首

瓦解

土崩

運數

入

非有工

難

入

難

入

難

入

難

入

難

入

難

入

難

入

而成敗負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負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悅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云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

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曾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

警愚范滂後漢書吳天祐曰夫吳相去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

許由曰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其求賢如不及邱民如稚子論語曰子曰見

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整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潛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

曰潘潛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荆州將吏悉

皆歸附而潘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潘

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

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

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各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潘起下地拜謝即

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

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又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辨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

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
論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
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十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薦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節度權加燮爲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左將軍燮遣子奩入質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

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感陸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吳曰陸遜陳便曰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大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待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待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屏氣跼局躄脊以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其以育凌統之孤
論語曰屏氣似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躄吳志曰呂子

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願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

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與待與諸
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子也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臨壇顧謂公曰昔

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

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

國尚書傳曰謀謀洪規遠略固不猷夫區區者也言其

也又曰肆陳也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

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言

曰猷安也故百官苟舍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

於豔切合矣少有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也漢書文帝曰豫建

達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爰及中葉天人之分

下也劉兆毅梁傳注曰慊不足也

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古粗字韋昭漢書錘醲化壹綱

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

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

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其器利其財豐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

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始

亦不入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

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

不求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蜀滅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則矣亡理則然矣夫蜀蓋潘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藪之徑穀梁傳曰長藪五百乘川

阨流迅水有蘄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詩曰元戎十千由廬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咸切漢書曰自

乘以先啓行舟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艦尋陽淠江船艦

千里李斐曰舳舻後持掩處也艦船前頭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聞以首尾救故統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

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敵之人隘而不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速步聞之亂憑

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

秦持千金之幣厚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雲翔言衆

遺中庶子蒙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繼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

已漢舟師泐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皖東皖

陵步圍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深溝高壘秦南

城在東皖上而當圍城之北其迹並存

養威反虜蹀躞於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騭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

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一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

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

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關族左氏傳曰信二十八年

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

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我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

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駭駭也夫太康之役衆未

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

皓天紀三

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唐英授馬自號都督交廣而邦

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

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玄曰亂不極

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

支下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

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不在險吳之興也

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

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及其士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
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
時之義授圖子黎元也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
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
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
人傳

日微子將朝周過穀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
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
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